

风物咏

姥姥的菜地

林红宾

乡间有一首童谣：“扯锯，割锯，割倒姥姥大槐树，槐树倒了，木匠跑了，姥姥不给饭吃，抓个鹌鹑摔个蛋吃。”每当我听到这首童谣，尘封在记忆深处的物象就活了起来，而且愈来愈清晰。

小时候，我常住姥姥家，那里是山区，村子坐落在望海岭下。山上尽是赤松林和柞树林，密密匝匝，山林涵养了雨水，谷底的溪水从不干涸，终年流淌。姥爷过世较早，姥姥和大舅住在一起，三舅则另立门户单独过。二舅和四舅都在外面工作，时常往家里寄钱，姥姥家境还算富裕。那时姥姥已经六十多岁了，按说劳累了大半辈子，应该享福了，但她是个闲不住的人，时常颠着一双粽子般的小脚到西岭浇菜，我就像个小尾巴跟着她，帮她提着水瓢拿着水瓢。

在村西老莹盘的西侧是一条小河，淙淙的河水从望海岭下蜿蜒而来。河水较浅，人们在河床上安放几块石头，以便踏石过河。我唯恐姥姥在石头上站立不稳，急忙上前搀扶她。小河里有好多小鱼小虾，它们见我赤脚蹬河，便凑过来，亲吻我的脚趾，弄的我怪痒痒的。我真想停下来捉鱼摸虾，痛快玩耍，掉头一看，姥姥已经离开河岸，只好放弃。大凡村民的菜园都临近河边，这样浇水方便。但是这条小河两岸土质肥沃，全是粮田，非常适合小

麦玉米轮作，所以从小河上游到下游，河边看不到一块菜园。

那时，每家每户都有一小块自留地，根据人口均分，多则一亩，少则几分。姥姥家的自留地在西岭上，过了小河，沿着斗折蛇行的小道，行至山岭半腰，就到姥姥家的小菜地了。小菜地是梯田中的一块，宽七八步，南北却很长，估计有三分多地。菜地边有个泉眼，泉水挺旺，大舅就势挖了个不足一铺炕大的小水湾，蓄水能齐到大腿。泉水清澈见底，水里有几只小蛤蟆，背上长着一些小疙瘩，黑不溜秋的，肚皮上涂着杂乱无章的红花纹，因为这个缘故，人们称之“花布兜”。根据其“歪勾歪勾”的叫声，人们又叫它“歪公子”“汪汪勾”。我和姥姥还未到近前，就听见它们在尽情地叫唤，待来到湾边，它们就不吱声了，一个个浮在水面，后腿撇开，昂起头，瞪着一双小眼睛，直勾勾地望着我和姥姥。我想捉一只玩玩，姥姥制止道：“它们好赖也是一条生命，是益虫。只要湾里有它们，就说明水里没有毒，尽管放心喝。它们饿了，还会到菜地里捉虫子吃，你千万不要伤害它们。”

以往姥姥浇菜，总是踽踽独行，到了菜地，用水瓢从小水湾舀水，等水瓢舀满，再提到菜畦倒下，如此这般，反反复复，直到全部浇完。我来了，就不用姥姥忙碌

了。我在菜地中间筑起一条小水渠，然后站在小水湾里，双手拿着水管灌满水，频频地倒进小水渠，让水直接流入菜畦。不大一会儿，菜地就浇完了，小湾里的水也所剩无几了。菜地里的蔬菜抓住时机放量畅饮，迅速膨胀，纵观小菜地，焕然一新，葳蕤生光，真是秀色可餐！姥姥慈祥地望着我，愉悦之情溢于言表。

小菜地的外边有一棵大榆树，靠近树梢的树杈间恰好有一窝喜鹊。两只花喜鹊对姥姥很熟悉，毫不胆怯地飞下树来，站在菜畦上，歪头灰脑地朝姥姥叫唤，似乎在热情寒暄。我想拿石头打它们，姥姥见状责备道：“它们没惹你，你为什么要打它们？它们是益鸟，也会帮咱们捉害虫。”听姥姥这么说，我只好作罢。

时光流逝如白驹过隙，一晃眼六十多个年头过去了，姥姥早已作古，四个舅舅也相继过世。有一次，我去看望表哥，闲暇无事，便到村外徜徉。村边的老莹盘早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一排排房舍。望海岭以及周边山上，赤松林几乎看不到了，村西的小河两边全都变成了果园，小河也干涸断流。我特地来到当年姥姥的小菜地，那棵大榆树不见了，那个小水湾也杳无痕迹。我站在姥姥的小菜地上环视了一番，觉得毫无兴致，便怅然而返……

怀念一棵树

李镇

有一棵树一直顽强地生长在我的记忆里。

它古老、苍劲、挺拔；它有华盖如伞的树冠，旁逸斜出的枝条，繁茂葱郁的叶子。每到春天，初绽新绿的叶片在阳光下闪耀着柔和的光晕。偶尔，一阵轻风拂来，树影婆娑，摇曳着年轻的青翠，任阴云、霏雨、尘埃也遮不住它蓬勃向上的勇气和盎然的生机。

那棵树就长在外婆的家门前。相传三百年前，一位云游至此的咸阳道士，感念百姓对他照顾，亲手种植。人们不知道这棵似柳非柳、似槐非槐、似杉非杉的树到底是什么种属，索性以“老树”称呼它。

老树是村里最热闹的地方。不知从何时起，村里人在老树四周安放了一圈石凳。夏秋两季，白天阳光明媚，妇女们在树下飞针走线，孩子们追逐打闹。夜晚星光灿烂，村里的男女老少走出家门涌向老树，坐在包浆的石凳上，谈天说地，说古论今，其乐融融。

记得儿时，长年住在外婆家。我总拽着外婆的衣襟，到老树下听故事。牛郎织女、柳毅传书、嫦娥奔月、钟馗捉鬼……如身旁潺潺流淌的河水，总是不重复，总也听不完。我听着听着就躺在外婆的怀里睡熟了。

老树是村里的“议政处”。村里的大喇叭挂在树杈上。每天清晨，许多人端着饭碗来到树下，一边吃饭一边收听广播里的国家大事和当地新闻。有

时候，村干部们开会也在那里，村里的许多大事都是在那儿定下的。那年村里实行分田到户，阍儿就是在老树下抓的。

老树还是大伙儿心目中的“神树”。老树不招虫、不落鸟、没蚊蝇。据说，村里人若有个小灾小难，或者解不开的愁事，总会到树边点上香烛诉说一番，往往会豁然开朗。还有的人平日里患个头痛脑热、肩腰腿疼的小毛病，也会捧一只小碗带把小刀轻刮点树皮沫沫回家煮水喝。村里人感念老树的好，在枝杈上挂上一道道红色布条。

还记得有一年春天，老树迎来了一位步履蹒跚的老者。他拄着拐杖，在儿孙们的搀扶簇拥下来到老树跟前。老人双手颤抖摩挲着老树，嘴唇哆嗦，双目噙泪。他告诉孩子们，当年他就是在老树下骑大马，戴红花，走出山村，踏上了革命道路。

也是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村里开进了一辆小轿车。车子停在老树下，下来几个人，他们围着老树兜兜转转，指指点点。人们发现老村长双手剪背，拿着烟管，跟在他们后面，一脸的不高兴。

不一会儿，那些人跳上车绝尘而去。老村长一屁股坐在石凳上，一袋接着一袋抽旱烟。大伙儿围拢过来问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许久，老村长才开了口。他喃喃地说，刚才那帮人专门为老树而来。他们搞了个旅游开发区，相中了这棵老树，要把它搬回家。

大伙儿好一会儿才回过神，异口同声

地说，不能搬，老树是我们的命根子。

老村长依旧一个劲儿地抽烟，叹气，不作声。末了，大伙儿央求他去找找，通融一下。

老村长点头答应了。隔了几天，上面来人了，把全村人召集在老树下开大会，并当场拍板：“明天就搬树。”

大伙儿闻听，神情沮丧。散会后，人们或立、或坐、或蹲，久久不愿离去。

那天晚上，老树下破例很清静。老树在漆黑的夜里孤零零地站着。

第二天，轰隆隆的机械声碾碎了山村的宁静。一群人开着铲车吊车，拿着铁锹镐头，浩浩荡荡来到老树身旁。村里的老少爷们远远地看着老树被割断枝条，砍去根须，五花大绑吊上了拖车。

人们跟在车后亦步亦趋，送出村口，送上公路，一直目送老树在视线中消失。

老树客走他乡，村里许多人放心不下，套上马车去看望它。回来的人摇着头说，老树低头垂目，苍老了许多。

半年后，老树死了。人们猜测，老树是故土难离，思恋故乡。

一场秋雨过后，人们惊奇地发现，在老树原来生长的地方，一棵新苗晃动着脑袋。

老树远去，思念还在。时至今日，老树常常走进我的梦里。我清楚地看见它在光阴深处伸直腰身，昂首挺胸，向阳而生。

诗歌港

母亲的栀子花(外一首)

王谔

磨砂相框安然慵懒
在斑驳的阳光里
母亲与栀子花，悠悠泛黄

隐秘的村落
收藏着数十载的烟火日常
水汽缭绕，难忘那双
淡然的眼眸
浅浅蒙尘的痕迹被轻风拂去
母亲编织着
栀子花绽放的无数个春秋

候鸟南北迁徙的梦想
常在母亲的心头翻滚
床头模糊的肖像
栀子花，摇曳如昔
恰如北去的春燕离开许久
那条回家的路，清晰依旧

理解父亲

乡野在四季的调色板中生动
虔诚的麦穗，俯身诠释天地共生
桥畔孤独的小溪
蜿蜒曲折，诉说着六年的故梦

回家。村头那盏瞌睡的灯
替一双期盼的眼神眺望
破旧墙壁上蒙尘的涂鸦
小孩与马驹，回到蓝色的渡口

村落身后飞快离去
床头的玩偶泛起毛边
他把父亲，锁在日记本里
默默流泪的文字散落一地

那个萧瑟的午后
消毒水的气息弥漫
他释怀，曾经的自己
给予曾经消瘦的身影
关于拥抱的温暖定义

二十年
失在角落的小孩与马驹
重新上色，温暖回升

谁给大海镶花边

奋飞

蜿蜒曲折连绵的海岸线
谁给蔚蓝大海镶上花边
时间瞬息万变
谁眼疾手快捕捉霎时间

岸边心灵手巧的女子
她们娴熟织网飞针走线
渔汛汛期撒网捕捞
他们满载鱼虾远航
兴致勃勃的男女老少
挥钩赶海忙碌在海滩

大海满腔激情鼓荡昂扬
澎湃激情绽放朵朵浪花
一束一束奉献给大陆
热情似火反复涌向岸
花瓣散落装扮大海
镶嵌成美丽的花边